

(香港)

黃易

◎ 玄幻系列之

寻秦记

叁



黄易作品集③

华艺出版社

347.5

4468



95423333

黄

作
章

· 玄幻系列

寻

秦

记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

华艺出版社

第三册
九至十二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秦记/黄易著.-北京:华艺出版社,1997.10

ISBN 7-80039-753-X

I. 寻… II. 黄… III. 长篇小说: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2745 号

寻 秦 记

黄易 著

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邮码 100010 电话 66736751)

北京印刷学院实习工厂印刷

850×1168 1/32 87.25 印张 2185 千字

1997 年 11 月第一版 1997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39-753-X/I·661 定价:138.00 元

世的人材,无论谈吐见地和襟胸气概均独特出众,本人若非与他站在对敌的立场,招揽他还来不及,但现在却必须不择手段,定要把他杀死。”

项少龙故意试探道:“我虽然自知没有得到纪才女的希望,可是却也觉得她颇看得起我老董。嘿!凭君上的眼光,她看我的目光比之看项少龙如何呢?”

龙阳君点头道:“她的确很看得起你,问题在她是个相当死心眼的人,绝不会像赵姬般见异思迁,项少龙有先入为主的优势,你和李园只好死了这条心了。”

项少龙笑道:“事情看来还未绝望,有君上这么厉害的人对付项少龙,他能活的日子应屈指可数了。那时纪才女不是要再行挑选对象吗?”

龙阳君苦笑道:“事实早证明了所有低估项少龙的人,最后都饮恨收场。无论赵人如何布置,我仍深信项少龙有神不知鬼不觉潜入邯郸的本领。以吕不韦和项少龙的狡猾,怎会任由行踪给秦国的敌对派系泄露出来,其中定是有诈。”

项少龙脊椎生寒,直冲脑际。

他愈来愈发觉龙阳君这人不简单,难怪能成为信陵君的劲敌。

现身在邯郸的诸国权臣中,除田单这重量级人物外,就要数这不形于外的龙阳君了。

不过龙阳君的弱点就是:嘿!似乎“爱上”了自己,所以推心置腹,希望赢取他项少龙的好感。

我的天!

这是如何一榻糊涂,错综复杂的一回事!

这时人马远离邯郸城,沿着官道往藏军谷驰去。

两旁山野秋意肃杀,树木枝叶凋零。

龙阳君的亲随都似有种到城郊来活动筋骨,轻松一下的意味。

龙阳君见项少龙沉吟不语,知他正在思索和消化自己的说话,欣然续道:“项少龙最重要的仇人有三个,就是孝成王、赵穆和郭纵,只要项少龙仍在,他们三人恐怕难以安枕。”

项少龙忽地涌起不安的感觉。

这是一个职业军人的警觉，并不需要什么实在的理由。

这时人马正要进入一道藏军谷必经的狭长山峡，四周尽是茂密的昏暗的雨林，若有人要偷袭，这里实是个理想的地方。

项少龙倏地把马勒定。

龙阳君冲前了十多步后，才勒马走回来奇道：“先生有什么问题吗？”

其他人见龙阳君立马停定，都停了下来。

项少龙望着前方山峡的入口，皱眉道：“项少龙与君上是否亦有过节呢？”

龙阳君微感愕然，掉转马头，循他目光往峡道的入口，向手下喝道：“给我开道！”

当下驰出十多人，朝峡口冲去。

那些人的盾牌仍挂在马侧处，显然谁也不相信峡道内隐藏着敌人。

项少龙也大惑不解，有谁要对付龙阳君呢？难道只是自己神经过敏，摆了个大乌龙。

龙阳君轻松地看着手下驰进峡谷去，微笑道：“项少龙若来对付我，就真是本末倒置了。而且他怎知我今天会到藏军谷去呢？”

项少龙那种不妥的感觉愈觉强烈。

自依墨氏补遗的静养法修炼后，他的第六感觉便灵敏多了，屡次助他逃过大难，否则可能已饮恨于咸阳街头了。

秋阳虽挂在天边，可是他心中却充满寒意。

龙阳君忽道：“董先生想清楚了本君那天的说话了吗？”

项少龙大感头痕，岔开话题道：“为何侍卫们仍未回来呢？”

话犹未已，蹄声传来，龙阳君其中一名手下出现峡口处，遥遥向着他科批出一切无恙的手势。

项少龙颇感尴尬，暗忖自己杯弓蛇影，太多疑了。

反是项少龙阳君安慰他道：“小心点总是好的！本君对董先生的小心谨慎非常欣赏。”

人马续往峡谷开去。

龙阳君以他那“娇柔”的甜腻语调道：“先生有否想过纵横战场，创一番男儿的不朽事业呢？”

项少龙暗叫厉害，此人确有一般人所欠缺的敏锐，看出自己并非只是甘心一辈子养马的人，故另人说词。

此时离峡口只有百多步的距离，项少龙忽然又感觉出有某种危机，但却只是隐隐捕捉到点模糊的影子，并不具体。

随口答道：“我除了养马外，对兵法一窃不通，拚拚蛮力或尚可将就，怎能统领三军，驰骋沙场？”

龙阳君娇笑道：“先生不用谦，只看贵属训练有素，悍不畏死，便知先生是天才将材，否则田单那会如此顾忌你。”

现在离峡口只有五十步的远近，先头部队已开始进入峡口。

一个念头电光石火般掠过项少龙脑海，抽缰勒马，狂叫道：“快掉头！”

他终于想到不妥的原因。

刚才龙阳君那个回转来表示可安全通过的手下，打完招呼后便立即匆匆返回峡道里，实是于理不合，因为峡内已有十多名龙阳君的亲卫；作为开路部队，自应扼守着尾两端和峡道内各重要战略性据点，好待龙阳君通过，才可撤走。否则若有敌人由两旁拥用，封死峡口，他们岂非给困死峡道内。

项少龙本亦不会因龙阳君那手下一时疏忽而起疑，但因早生警戒，所以才想到对方会有如此做作的避免处身于埋伏的敌人和他们队伍中间的险地，才要匆匆避开峡道里。

此时龙阳君和四周的手下们都皱起眉头，觉得他疑神疑鬼得太过份了。

前头的几个人竟不理他警告，自行驰进峡道里。

龙阳君礼貌上勉强勒马停下，正要说话时，惨叫声隐隐由峡道内传了出来。

众人色变时，峡内涌出无数敌人，人人手持弩箭，弓弦响处，前方十多人猝不及防，倒栽着下马。

同一时间杀声四起。

两旁茂密的树林中伏兵冲出，一时间四周尽是如狼似虎的敌人。

这些人全是平民服饰，骤眼看去至少有数百人之众，龙阳君的手下亲随，虽无不是身经百战的精锐，但敌众我寡，弩箭的威力更是难档，尚未有机会作反抗时早溃不成军，乱成一片。

项少龙矮身避过两枝弩箭，但下面坐骑一声惨嘶，跳前蹄。

他连看看战马何处中箭的时间也没有，双脚猛蹴鞍蹬，侧身离开马背，仆往身旁的龙阳君，揽着他的腰飞跃下马，落到路旁草丛时，龙阳君的座骑早颓然倒地，浑体插满了劲箭。

龙阳君自是敌人的首要目标。

他的头号手下焦旭和尚未受伤的亲卫亦滚下马来，抢过来保护龙阳君。

龙阳君想跳起来抗敌时，项少龙搂着他直滚入树林里，四周虽刀光剑影，全是喊杀之声，但受树林阻卫隔，敌人又射过了第一轮的弩箭，匆忙间未及重行装的弩箭，正是逃命的好时机。

剑风扑面而来。

项少龙背靠草地，飞起两脚，重重撑在敌人阴要害处。

那两人惨叫声中，抛跌开去，撞倒了另三个扑来的敌人。

项少龙长剑出鞘，又有两人溅血倒地。

当他跳起来时，龙阳君惊魂未定，拔剑以腰力弹起，一声“娇叱”，剑若游龙，扑上来的敌人登时又有两个仆跌一旁。

焦旭等十多人此时且战且退，来到树林之内，护着他们。

项少龙只见四方八面全是敌人，知道不妙，迅快地作出对敌人包围网虚实的判断，狂喝道：“随我来！”

血浪展出重重剑影，一马当先冲进林里。

他剑势凌厉，臂力惊人，兼之在林木间敌人又难发挥以众凌寡的威力，真是挡者披靡。

“当！”

一名敌人竟被他连人带剑劈得飞跃开去，吓得本要扑上来的

其他人也立时退避。

不过这只是昙花一现的好景，随着后援开到，无数敌人再拥扑而至。

项少龙进入墨氏守心之法里，沉着气领着龙阳君等，连杀了七八个敌人，深进密林之内。

项少龙趁隙看了龙阳君等一眼。

此时剩下来的随从除焦旭外只有七个人，人人浴血受伤，形势危殆。

但敌人仍是潮水般涌上来。

龙阳君虽奋勇拒敌，但亦已浑身鲜血，只不知那些是由他身上流出来，那些是由敌人处溅上他的衣服去。

右后肩一阵火辣。

项少龙狂喝一声，反手一剑，透入了俞袭者小腹去，接着健腕一抖，架着了由左侧劈来的一剑，趁对方退闪时，就在这刹那间的空隙连消带打，运剑猛刺，硬插进敌人胸膛里。

敌人见他如强强横，都退了开去，使地倏忽间深进了数丈。

“砰！”

龙阳君一个踉跄，撞在他背上，显然又中了敌人毒手。

项少龙伸手把他扶着。

龙阳君大喝道：“不要理我！”挥剑杀了另一个扑来的敌人。

“呀！”

己方有一重伤倒地，形势危殆之极。

项少龙血浪剑若有闪电般掣动一下，倏忽间再有一敌倒地毙命，猛扯龙阳君，同时向焦旭等喝道：“随我来！”

硬撞进左方的敌人里，重重剑浪，迫得敌人纷纷退避。

在这等浴血苦战的时刻中，项少龙展现出他本身惊人的魄力，悠长的气脉和多年来接受特种部队的严格训练就像个永不会劳累的机器，纵横敌阵。

百忙中他不忘审度四周形势，见到左方不远处有道斜坡，所以才呼召龙阳君等随他闯过去。

一招'以攻代守",疾狂击。

“呛!”的一声,敌人之剑只胜下半截,大骇不早中了项少龙侧身狂踢,口喷鲜血重重撞在身后大树处。

项少龙闪了一闪,再反手一剑,刺入了由后侧抡上来的敌人左肋处,同时虎躯一移,以肩头撞得对方带着蓬鲜血,仰跌地上。

此时他成功冲杀到斜坡边缘,压力顿减,往下偷隙望了一眼,只见下方一条河流,滚滚流过。

项少龙大喜过望,冲了回去,闪电出剑,奇准无匹地刺入了正围攻龙阳君、焦旭等人其中一个眉心去,那人登时气绝倒地。

项少龙运剑横扫,迫开了敌人,大喝道:“跳下去!那是唯一逃生的机会。”

转身扑往龙阳君,搂着他滚下斜坡,也不知撞断了多少矮树,压碎了多少花叶,往下翻滚而去。

焦旭和另外五名亲卫,那敢犹疑,都学他们由斜坡滚下去。

“蓬……蓬……”

八个人先后跌进河中,立即染红了一片河水。

项少龙扯着龙阳君,顺着急疾的河水向下游洩去,迅即去远。

敌人喊杀声沿河追来。

前方水响骤增,有若山洪暴发。

项少龙等还弄不清楚是甚么一回事时,去势加速,忽地发觉虚悬半空,原来到达了一个高约两丈的水瀑涯边,迅即随着瀑去势,往下面水潭堕去。

水花高溅。

众人跌得头昏脑胀时,河水又把他们带往远方。

敌人的喊杀声给远远抛在后方去。

项少龙和龙阳君等由在半途遇上的赵兵护送回邯郸城时,已是三更时份。

伤口虽包扎妥当,但因失血和劳累的关系,众人都面色苍白,力尽身疲,其中两人还发着烧,急需治理。

赵穆和乐乘等早得飞报,在城门处焦急地等待他们。

赵穆一直与龙阳君私下勾结，项少龙又是他登上王的希望，自是心焦如焚，乐乘则身为邯郸守将，若让龙阳君在魏国重臣出了事，他亦难辞其咎，所以都是同样关心。

赵穆和乐乘抢上载着项少龙和龙阳君的马车，见两人样子虽吓人，去显而易见是臻命之伤，都松了一口气。

龙阳君脉脉含情看了项少龙一眼，费力地道：“若非董先生舍命相救，我如今恐难有命再见两位了。”

项少龙心中苦笑。

算起来龙阳君可算他死敌之一，可是当时却无暇去想这个问题，就算有些异念亦不会见死不救。这正如田单的批评：“心软”正是他最大的弱点。

乐乘沉声道：“有没有见到项少龙。”

项少龙和龙阳君同感愕然。

后者皱眉道：“看来不大像是项少龙，不过当时形势混乱之极，我们顾着逃走，借河而遁，根本未有机会看清楚敌人。”

乐乘道：“我已派出精兵，封锁所有要道，搜索远近山头，希望可以有好稟知君上。”

龙阳君和项少龙听他口气，已知他没有把握。

偷袭者既能神不知鬼不觉潜至邯郸三十多里的近处，自亦有撤离的本事。

但谁要干掉龙阳君呢？

项少龙当然心知肚明不是自己干的。

龙阳君不知是否因身上多处创伤，脸色深沉，没有说话的兴趣。

当下赵穆和乐乘亲自分头护送龙阳君和项少龙回府。

善柔和田氏姊妹等早接得消息，在大门外迎他入内。

乐乘浑身欠闲，告辞去了。

善柔怨道：“早知我陪你去呢！”

乌果奇道：“是甚么人干的。”

田贞田凤用力扶着他回到内宅去，两对俏目早哭得红肿了。

项少龙若笑道：“让我醒过来才向你们详说一切好吗？”
 忽然间，他记起了龙阳君那个手下在峡口诱他们入局的情景。
 虎躯一震中，他已猜到想取龙阳君一命的是何方神圣了。
 难怪龙阳君的脸色如此难看。

小欲少郎，相非母蔭養欲少郎欲居意謝心玉柔善味叔叔刃田
 欲以人主要弄，点一香散群弄群群欲去育效育”；重果卓向，欲一中
 “！来良丁不城骨重欲群
 重个弄群余群出”；重欲欲不柔善，司夫大会一丁重果卓
 “！重半个中人同丑群同出，即群群欲群
 。笑前群群群不恐群风田良田
 出愈水育血育景群口出群群群群群，越来丑丑”；重欲少郎
 “。丁逐群更群群群欲出千良善，千群群来
 重群个置部内群要只，土良叔叔群群丑个丑”；重笑风田
 “。丁如
 重里里群群群不弄出，来群群丑下，司期一壁重果卓味柔善
 。甚公甚县
 小群群大群，欲出人群群立群，相亮天会群”；重果卓叔欲少郎
 “。群来人个一丑群立群要丑群代民，来回人半一丑群群
 。丑群群丑群群丁出群丑丑
 弄去重叔叔刃田，丁去重叔叔，欲丑大重育重欲少郎重欲果卓
 。重群群
 ，前重群群白丑群一土群群群群群丑自亲丑，群和丑坐柔善
 “？四公甚千群群丑丑群丑不丑”；重群群
 ，群群群群人育苦，丑不”；重头群，事回一民群群群群欲少郎
 “。丁群群群群群群群群，来群丑群群群非丑
 回群群群西丑群群个群群会一不，去出丁去，笑不言一柔善
 回一公丑群群群群，丁群群不丑本案人”；重丑丑群群群群，来
 “。来群群从丑丑群群群，群本案群出群不群群故本群否，事
 丑来群人育，丑一丑群群否，群再丑弄丑丑”；重笑苦欲少郎
 “。丁空丑要群丑丑，相群

第二章 诈伤不起

田氏姊妹和善柔正心慌意乱为项少龙敷药包扎时，项少龙心中一动，向乌果道：“有没有方法把我弄得难看一点，我要让人以为我伤重得起不了身来！”

乌果搔了一会大头后，善柔不耐烦地道：“让我给你弄个死鱼般的模样吧，包可把任何人吓个半死！”

田贞田凤都忍不住掩嘴偷笑。

项少龙道：“这还未够，最好弄得我的伤口像是有血有水渗出来的样子，若身子也发着烧就更精彩了。”

田凤笑道：“这个包在我们姊妹身上，只要被内暗置个暖袋便成了。”

善柔和乌果对望一眼后，才往他瞧来，均弄不清他葫芦里卖的是甚么药。

项少龙对乌果道：“待会天亮时，你立即派人出城，请大哥和小俊精挑一半人回来，另外我还要你立刻找一个人来见我。”

当下说出了联蒲定的手法。

乌果知道项少龙定有重大行动，爽快地去了，田氏姊妹则去弄那暖袋。

善柔坐在床沿，在亲自为他的假脸颊抹上一层灰白的粉底前，皱眉道：“你不打算告诉我想干甚么吗？”

项少龙想的却是另一回事，摇头道：“不行，若有人摸我的脸，岂非粘得整手粉末，那谁都知我是伪装的了。”

善柔一言不发，走了出去，不一会提着个盛满东西的布囊回来，神色冷然地负气道：“人家本应不理的了，快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否则本姑娘便不使出看家本领，教你装病也无从装起来。”

项少龙苦笑道：“先动手弄好再说，否则时机一过，有人闯来找我时，妙计便要成空了。”

善柔嘟着嘴儿，气鼓鼓地由囊内取出七八个大小子，倒出液状之物，在一个陶盘子里调弄着。

项少龙伸手过去，摸上她弹力惊人的美腿，柔声道：“我要杀一个人！但现在仍未到揭晓的时机！”

善柔娇躯微颤，往他望来。

天尚未亮。

孝成王在亲随拥护下，到来看他，当他见到刚烫得额头火热、脸色难看有若死鱼般的项少龙时，吓了一跳道：“董卿家！他们又说伤得并非太重，不行，寡人立即要着御医来为你诊治。”

这回轮到项少龙吓了一大跳，忙沙哑着声音道：“大王恩重，鄙人不胜感激，我只是因浸了河水，受风寒所侵，又兼失血过多，只要躺几天便没事了，何况我手下里也有精通医道的人，鄙人吃惯了他开的药，若骤然换过别人治理，可能会弄巧反拙哩，噢！”

最后那声自然是故意装出来的痛哼，还让孝成王看到他被子滑下来后露出“血水渗出”的肩伤口。

孝成王想不到他情况似以龙阳君更严重点，发了一会呆后，双目凶光闪闪道：“有没有见到项少龙？”旋又一拍额头道：“寡人真糊涂，忘了卿家从未见过这反贼。”

项少龙心中好笑。

沉吟片晌后，孝成王又道：“今趟全仗董卿，若非卿家舍命护着龙阳君，他定然没命，那是怎向失了根子的安螫赦交待，今次的和议亦休想达成了。”

项少龙心内若笑。

自己来邯郸是为了杀人，岂知机缘巧合下，反先后救了赵穆和龙阳君，现在连他也有点不相信自己是项少龙，更甭论其他人了。

故意问道：“大王必见过龙阳君了，他有没有说是项少龙干的呢？”

孝成王摇头道：“龙阳君只比你好一点，精神萎顿，不愿说话。不过若非项少龙，谁人能如此厉害？亦只有他才可与藏在邯郸的余党暗通消息，现在他成了秦人的走狗，自然要对付我们五国的人

了。”

项少龙听他口气，仍不把燕国当作盟友伙伴，由此推之，这昏君尚未向李园和田单的压力屈服。

孝成王见他两眼撑不开来了样子，拍拍他汤热了了肩膀，道：“董卿好好休养，寡人会遣人送来疗伤的圣药。”

站起来又道：“原来董卿的本领非只限于养马，复原后寡人自有安排。”

孝成王走后，项少龙真的支持不住，劳累欲死沉沉睡去，迷糊间，隐隐感到其门若市，不住有人来探望他，乌果自然在旁鼓其如簧之舌，把他的伤势夸大渲染，其实不用他赘言，只是弥漫房内的伤药气味和“不往渗出血水”的伤口，已是 strongest 有力的说明了。

到正午时分，蒲布来了。

项少龙抖擞精神，和他商量一番后，门人来报赵雅来看他，蒲布忙由后门遁走。

赵雅挨的榻边，探手便摸上项少龙刚烫热的额角，吃惊缩手道：“你生病了！”

项少龙半睁着眼道：“没甚么事！躺两天就会好的！”

赵雅细看了他的容色，吁于一口气道：“幸好你仍两眼有神，否则就糟了。”

项少龙心中一凛，知道赵雅看出了他唯一漏洞，幸好她尚未起疑，亦奇怪她为何对“项少龙的出现”毫不紧张，试探道：“看来项少龙早来了邯郸，否则为何老子截不住他呢？”

赵雅垂头轻轻叹道：“偷袭龙阳君的主使者可以是田单、李园，甚或赵穆又或是信陵君，但绝不会是项少龙。我最清楚他了，纵对仇人，亦不滥杀，他和龙阳君并没有解不开的深仇，怎会干这种批草惊蛇的蠢事。”

项少龙心中暗惊赵雅缜密的心思，也不无感慨，既知自己是个人好人，为何又要助孝成王赵穆来害他呢？

项少龙本只是疑心信陵君一人，被赵雅这么一说，信念立时动摇。

他自然知道这事与赵穆无关，但田单和李园均有杀死龙阳君的动机，都是凶嫌。

魏国的权力斗争，主要是魏王和龙阳君的一方，眼以信陵君为首那一派系的角力。

龙阳君更是安赦的命根子，若他有甚么三长两短，安赦定会信陵君生疑，交要置之死地。

魏国内乱一起，最大的得益者自然是一直想瓜分三晋的齐楚两大强国了。

现在人人认为秦国内部不稳，无暇外顾，想向外扩张势力，正是其时。

项少龙想起鲁公秘录的事，旁敲侧击道：“项少龙会否与信陵君有勾结，故来对付龙阳君呢？”

赵雅断然回答道：“信陵君恨不得剥项少龙的皮，痛饮他的鲜血，项少龙亦绝不会听他的命令，怎会有这种可能。”

项少龙故作惊奇道：“他们发生了甚么不愉快的事呢？”

赵雅露出狡猾之色，柔声道：“这是个秘密，先生尚未完成对赵雅的承诺，否则人家自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项少龙为之气结，但又为她对自己的“苦心”有点感动，叹了一口气后闭上眼睛道：“我有点累了，多谢夫人赐访了。”

赵雅本舍不得这么快离去，闻言无奈站直起来，但娇躯忽又前俯，低头以香唇印在他大嘴上，温柔在吐出香舌。

项少龙怕她由吻技识破身分，忙改变方式，粗野地吮着她灵活的舌头，同时装出勉力地探出色手，狂暴地揉捏她的酥胸。

岂知赵雅不但不怪他狂妄粗野，还倾身相就，交抖颤，春情荡漾。

正销魂间，赵雅猛地抽身后退，脸戏如火，娇喘连连道：“不！你现在绝不可放纵，”又横他一眼道：“伤好了后！你要人家怎样陪你，人家就怎样陪你吧！”

项少龙重温旧情，欲火焚身，轻叹了一口气道：“夫人请恕鄙人难以起身相送了。”

赵雅嫣媚一笑，袅娜去了。

她前脚才走，纪嫣然芳驾即临，见到项少龙可怖的模样热泪立时夺眶而出，到知道真相时，始化忧为喜。

项少龙坐起来拥着满怀芳香的美人道：“你见过龙阳君没有？”

纪嫣然欣然道：“你这人真厉害！甚么都瞒你不过。唉！我这做妻子的，竟是最后一个知道自己夫君受伤的人。心焦如梦时，还要强迫自己去先探问那爱扮女人的家伙，以避嫌疑。这还不止，来见夫君时，又要以野女人的身份拜见自己夫君的如夫人，给她以审犯的目光和语气拦路盘问，夫君啊！你来给嫣然评评理，还我个公道好吗？”

项少龙听得头大如斗，一对手滑入了她的衣服里活动着，好转移她的注意力，又改变了话题道：“遇袭前龙阳君和我大说心事，劝我对你不要痴心妄想，因为纪才女爱上的既不是董匡，也非李园，而是六国的头号通缉犯项少龙。”

纪嫣然在他无礼的手下抖颤扭动，喘着气道：“六国头号通缉犯，少龙你用的语真是新鲜有趣。唔！难怪龙阳君一直盯着人家了。噢！少龙！你想弄死嫣然吗？啊！再这样，人家不肯放过你了。”

项龙吓得连忙停手，谁说得定没有人会在此时来探伤呢？

纪嫣然伏在他身上脸红似火，喘息着道：“少龙猜到偷袭者是那方面的人吗？”

项少龙抚着她粉背道：“我想听听才女的意见。”

纪嫣然咬着他的耳朵道：“最大的疑凶当然是信陵君，我才不信他今趟没有派人来邯郸，好夺回被你偷了的《鲁公秘录》。不要说他，我看谁都在打秘录的主意。”

项少龙苦恼地道：“若秘录是在郭纵手上，那李园和郭秀儿的婚事就必可谈拢了。”

纪嫣然坐直娇躯，傲然道：“若我即时绝了李园的心，他们的婚事可一说便合。”

项少龙恍然大悟。

像郭秀儿这种家世显赫的绝色美女，没有男人会嫌弃的，问题只是关乎的名份上。

郭纵自然不肯让女儿屈居人下，更不要说作妾婢了。

但李园的难处却是必须虚正室之位以待纪嫣然，这就是与郭秀儿婚事尚未能谈拢的主要原因。

纪嫣然记起前事，惊疑道：“我看项郎比鲁公更厉害，鲁班便设计不出你那些使人拍案叫绝的攀爬工具了。”

项少龙心叫惭愧，与纪嫣然亲热一番后，乌卓等大队人马，借探望他作藉口回来了。

这俏佳人难舍难离的走了后，乌卓、荆俊、乌果和善柔都聚集到房里来与他商议。

赵致亦早来了，这时随众人来看他。

坐好后，项少龙微笑道：“假设今晚乐乘给一批蒙着头脸的人斩了首级，你们说别人会怀疑是谁干的呢？”

众人无不心头剧震，瞪大眼看着他。

他的行事太出人意料了。

善柔姊妹“啊！”一声叫了起来。

赵致探手过去，紧握着善柔的手，感动得眼也红了起来。

荆俊奇道：“两个嫂嫂和乐乘有深仇大恨吗？”

项少龙心中暗叹，乐乘一直是赵穆的头号爪牙，赵穆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怎会欠得他的一份。

赵致听这小子毫无嫌隙地唤她作嫂嫂，欣喜地瞧他一眼，才红着脸垂下头儿。

善柔对“嫂嫂”之称是一副受之无愧的样儿，双目寒光一闪道：“当日来捉拿我善家上下的人正是乐乘，他还……唉！”黯然垂首道：“我不想再提了！”旋又抬起头来，咬牙切齿道：“我要亲手把人头砍下来。”

乌卓慎重地道：“三弟真有那把握吗？乐乘这人狡猾怕死，出入均有大批好手护卫，现在又正值城内草木皆兵之时，恐怕不易得手。”